1 5
1488
4

張旭唐人此或別人俟他日考

五雜組卷之七

陳留謝肇淛著

人部二

朱新仲猗覺寮雜記云唐百官志有書學一途其銓人亦以身言書判故唐人無不善書者然唐人書未及晉人也歐褚虞薛亦傍山陰父子門戶耳非成佛作祖家數也右將軍初學衛夫人既而得筆法於鍾繇張旭然其自立門戶何曾與三家彷彿耶子敬雖不逮其父然其意亦

門 號 1488 卷 4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昭和 34.10.23 藏書

自立此一段主意

古色有餘包涵無盡神采盡露變化無餘

右軍書中大集成手

欲自立不作阿翁牛後耳此一段主意凡詩家畫家文章家皆當識破不獨書也

鍾王之分政如漢魏之與唐詩不獨年代氣運使然亦其中自有大分別處非謂王書之必不及鍾也大率古色有餘則包涵無盡神采盡露則變化無餘老莊所爲思野鹿之治也

右將軍陶鑄百家出入萬類信手拈來無不如意龍飛虎跳之喻尚未足云洵書中集大成手也然庾征西尚有家雞野鶩之歎人之不服善

不畫畫求似

也如此

右軍蘭亭書政如太史公伯夷聶政傳其初亦信手不甚着意乃其神采橫逸遂令千古無偶此處難以思議亦難以學力强企也自唐及元臨蘭亭者數十家如虞褚歐柳及趙松雪雖極意摹倣而亦各就其所近者學之不肯畫畫求似也此是善學古人者如必畫畫求似如優孟之學孫叔敖則去之愈遠矣此近日書家之通病也

分流異派

王未嘗不學鍾也歐虞褚薛以至松雪未嘗不學王也而分流異派其後各成一家至於分數之不相及則一由世代之升降一由資性之有限不可强也即使可强而風調同諸君子不爲也千古悠悠此意誰能解者

曹娥樂毅尚有蹊逕可尋至蘭亭黃庭幾莫知其端倪矣所謂大可爲化不可爲者也

右軍眞蹟今嘉興項家尚存得十數字價已逾千金矣又有婚書十五字王敬美先生以二百金得之嚴分宜家者今亦展轉不知何處也本懷琳絕交論眞蹟在吾郡林家余見之三四適信尤物也其紙頗有粉墨淡垂脫又一友人所見褚遂良黃庭經紙是研光下筆皆偏鋒結構疎密不齊與今帖刻全不類大抵眞蹟雖劣猶勝墨跡之佳者

唐太宗極意推服太王然其體裁結構未免徑落大令局中大令所以遜其父者微無骨耳故右軍賜官奴而以筋骨驟密爲言箴其短也如

大令遜其父者微無骨耳

粗中有細
疎中有密

草書難於真書

洛神賦直是取態而墓田宣示一種古色盡無矣譬之於詩右軍純是盛唐而大令未免傍落中晚也

作字結構體勢原以取態雖張長史奔放駭逸要其神氣生動疎密得宜非頹然自放者也即旭素傳授莫不皆然今之學狂草者須識粗中有細疎中有密自不敢輕易効顰矣

作草書難於作眞書作顛素草書又難於作二王草書愈無蹊徑可着手處也今人學素書者

宋黃米二家墮惡道

唐精書學者無過孫過庭

但任意奔狂耳不但法度疎脫亦且神氣索莫如醉人舞躍號呼徒爲觀者恥笑

蔡君謨云張長史正書甚謹嚴至於草聖出入有無風雲飛動勢非筆力可到然飛動非所難難在以謹嚴出之耳素書雖効顰然拔山伸鐵非一意疎放者也至宋黃米二家始墮惡道

國朝解大紳馬一龍極矣桑民懌所謂夜叉羅刹不可以人形觀者也

唐人精書學者無逾孫過庭所著書譜揚扢蘊

奥悉中綮窾雖掊擊子敬似沿文皇之論而溯源窮流務歸於正亦百代不易之規也至於五合五垂之論險絶平正之分其於神理幾無餘蘊且唐初諸家如虞褚歐薛尚傍山陰門戸至過庭而超然融會變成一家幾與十七帖爭道而馳亦一開山作佛手也

陳丁覘善書與智永齊名時謂丁眞永草庾翌易右軍之書而右軍不覺懷素換高正臣之書而正臣不能辨也然異代之下知有智永右軍

顔書癡肥

懷素而已三子之名無聞也豈非幸不幸哉

顔書雖莊重而癡肥無復俊宕之致李後主所誚叉手並脚田舍漢者雖似太過而亦深中其病矣祭姪文既草草而天然之姿亦乏不知後人同聲讚賞何故此所謂耳食者可笑

宋書如蘇滄浪張于湖薛道祖李元中等亦皆極力摹倣一主但骨力不足故風采頓殊耳蔡君謨極推杜祁公謂之草聖然杜草書亦媚而乏筋骨元康里巎書學祁公者也然元人筆力

稍峭健於宋其能書諸家亦多於宋
宋人無書學如蘇黃米老等眞帖初見甚可喜
良久亦令人厭棄蔡忠惠勝二家遠甚而時帶
俗筆趙文敏之源流蓋自蔡出也元時名家如
鮮于困學錢翼之巎巎于山鄧文原皆出宋人
上不獨一文敏而文敏名獨噪甚上下五百年
縱橫一萬里乃知名之顯晦亦有命焉耳
元章書才書學兼而有之非蘇黃二公可望也
蘇公字如坦泥其重處不能自棄黃尤杜撰撐
手拄腳放而不收往而不返近於詩家之釘鉸
打油矣蓋二公於書學原不深性又不耐煩信
手塗出便謂自成一家蓋世之効顰託於自成
一家者多矣
章子厚曰臨蘭亭一過蘇子瞻哂之謂從門入
者終非家珍然古人學書者未有不從門入人
非生知豈能師心自用暗合古人哉但既入門
之後須參以變化耳蘇公一生痴痛亦政坐此
往與屠緯眞黃白仲縱談及此余謂凡學古者

其入門須用古人之法度而其究竟須運自己之手神不獨書也二君深以爲然

古無眞正楷書即鍾王所傳季直表樂毅論皆帶行筆洎唐九成宮多寶塔等碑始字畫謹嚴而偏肥偏瘦之病猶然不免至　國朝文徵仲先生始極意結構疎密勻稱位置適宜如八面觀音色相具足於書苑中亦蓋代之一人也

文敏書諸碑銘及赤壁千文等皆以秀媚勝而時有俗筆却無敗筆近俗故能不敗也然文敏入門却從大王來晚年結構乃自成若此余家藏文敏尺牘二通其筆鋒完勁絕似官奴帖乃知此老源流所自後來紛紛摹本亦畫虎不成耳大凡學古人書當觀眞蹟方得其運筆之一二墨帖無爲也

國初能手多黏俗筆如詹孟舉宋仲溫沈民則劉廷美李昌祺之輩遞相摸倣而氣格愈下自祝希哲王履吉二君出始存晉唐法度然祝勁而稍偏王媚而無骨文徵仲法度有餘神化不

足張汝弼乃素師之重儓豐道生寔淳化之優
孟文休承小禪縛律周公瑕稿木死灰其下瑣
瑣益所不論矣今書名之振世者南則董太史
玄宰北則邢太僕子愿其合作之筆往往前無
古人
文徵仲得筆法於巙子山而參以松雪亦時爲
黃米二家書然皆非此公當行惟小楷正書即
山陰在世亦當虛高足一席
雲間莫廷韓有書才而無書學往往失於跡脫

濟南邢子愿有書學而無書才往往苦於纏累
吳興臧晉叔一意臨摹而時苦生意之不足姑
蘇王百穀專工取態而時覺位置之稍輕夫惟
以古人之法度參以自己之手神華實相配筋
骨適均庶乎升山陰之堂入永興之室矣
古篆之見於世者石鼓也非獨其筆畫之古雅
規制之渾厚三代遺風宛然可挹或以宇文周
時作者妄無疑也三代所傳彝鼎篆刻或工或
拙或眞或贋皆不可知即其筆法篆文或繁或

省從左從右不可摸捉所謂書同文者安在哉衡山祝融之碑非篆非籀非蟲非鳥而後人以意傅會强合成文雖曰禹蹟吾未敢信以爲然也夫結繩敝而文字興科斗殘而篆籀作篆隸微而眞草盛舍繁就簡世之變也必欲舍今而反古雖聖人不可得已

李斯小篆之作其古今升降之關乎嶧山之銘視泰山已不啻倍蓰矣漢時小篆僅聞蕭相國以禿筆題殿額賈惠三月觀者如流何起刀筆爲秦功曹上蔡衣鉢固有所歸矣自晉及唐數百年間惟李陽氷一人以小篆顯五代以來習者益寡鐫名印者但取裁漢篆位置得宜而止其於斯籀之學槩乎未有聞也隸書自中郎而下世不乏人然東京之筆古色蒼然降而宜官梁鵠駸駸開唐隸門戶矣唐蘇許公摩崖碑頗有東京筆意自宋而降專取態度漢隸絕響矣近代之八分皆金元之濫觴也

小篆篆之聖者也漢篆碑文不多見見於印藪

者大都標置爲體而學問疎矣唐陳惟玉李陽
氷以篆顯者也嗣茲以降雖鐫石刻玉世不乏
人而考古證今不無遺漏近代新安何震乃以
篆刻擅名一時求者屢常滿非重直不可得震
蓋精小篆者而時時爲漢篆亦以趨時好云爾
然以小篆作印章勝漢篆十倍也
國初閩陳登者字思孝最精小篆凡周秦以來
石刻殘缺無可考者皆能辨之永樂初入中書
時待詔吳郡滕用亨素負書名見其後進忽之

不爲禮一日對大衆辨難許氏說文詞說蠭起
登隨問條答如指諸掌考古證今百不失一用
亨愧服自是名大噪蓋世之精於字學者未必
工書惟登兼之以非世俗所尚故聲譽不布而
俗書惡札如馬一龍李昌祺等反浪得名悲夫
今之隸書皆八分也其源自受禪碑來而務工
妍無古色矣文徵仲王百穀二君工八分者也
新安詹泮永嘉黃道元次之而皆未免俗所謂
失之毫釐相去千里者不可不察也白門胡宗

仁善漢隸甚爲余題積芳亭扁酷得中郎遺法而世罕有眞者入聲不入里耳悲夫

今　國家誥勅及宮殿扁額皆用筆法極端楷者書之謂之中書格但取其莊嚴典重耳其實俗惡不可耐也洪武初詹孟舉以此技鳴南京官殿省寺之署多出其手近代有姜立綱者法度嚴整過之一時聲稱藉甚然亦時俗之所賞胥史之摸範耳自後宮　殿中書者皆習姜體而不及愈甚昔程邈作書以便賤隸謂之隸書

今中書字體謂之胥書可也

詹孟舉書雖俗而端重遒逕蓋亦淵源於歐虞而稍變之非姜立綱可望也評孟舉書者謂兼歐虞顏柳之法而有冠冕佩玉之風然冠冕則有之矣法度未易言也眞楷書者如文徵仲斯可矣

師宜官韋仲將大字逕丈小字寸許千言可謂兼才矣子敬堊帚爲書觀者如堵惜其墨蹟今皆不傳蓋體勢過大既難收藏而扁額灑壁終

歸水火故不及行草之流傳久遠也宋時惟米南宮朱晦翁署字今猶有存然皆作意取態標置成體雖非眞正楷法而風韻遒遠自然不俗趙集賢扁書一如眞書妍媚有餘而筋骨盡喪矣近代吳中諸公率以八分題扁較之眞書差易藏拙吾閩林布衣短學松雪而稍勁鄭吏部善夫倣晦翁而已得張比部煒得法於米而參以己意其所題[illegible]逾尋丈莫不極天然之趣他方之以書名也不及也

泰山有唐時摩崖碑至爲鉅麗而近人以林煒忠孝廉節四大字覆之論者動以罪煒余謂非煒罪也煒布衣窮死力豈辦此蓋必當時監司有愛其書者下郡縣鐫之石而下吏凡俗急承風旨遂爲此殺風景之事耳　太祖平建康急欲治街道有司遂盡取六朝時碑磨礱以應命俗人所爲往往如是而煒動遭排擊亦不幸矣余游山中見後人磨古碑而鐫己字比比也

歐陽通作書紙必緊薄堅滑者乃書之而米元

紙欲研光始不留筆

近代書柔筆多於剛筆偏鋒多於正鋒

章亦云紙欲研光始不留筆筆欲管小始易運用乃知永師不擇紙筆無不如意之難也然良工不示人以朴擇而用之差無遺憾

近代書者柔筆多於剛筆柔則易運腕也偏鋒多於正鋒偏則易取態也然古今之不相及或政坐此

書名須藉人品人品既高則其餘技自因附以不朽如虞褚顏柳皆以忠義節烈著聲子瞻晦翁言不甚入格而名蓋一代者以其人也不然彼曹操許敬宗蔡京章惇皆工書者也而今安在哉

運筆之法在於入門之初各得其性之所近故鋒有偏正書有遲速至其優劣不全在此唐晉書多用正鋒然如魯公祭姪文及楊少師凝式書皆已用偏鋒矣趙文敏全用偏鋒近代祝希哲亦然然祝僅行草耳趙即楷書亦偏也何嘗以是減價耶草書欲其峭勁故當疾速楷書欲其法則故尚遲緩如驚蛇入草鴻飛獸駭之態

必非舒徐者可能而黃庭樂毅等作又豈可以
濱草漫不經意者得之哉孫過庭曰劾速者超
逸之機遲留者賞會之致將反其速行臻會美
之方專溺於遲終虧絶倫之妙可謂盡之矣余
所見如莫廷韓黃白仲下筆如疾風捲葉頃刻
滿紙臧晉叔書則極意遲緩然莫黃多有敗筆
而晉叔苦無逸態亦坐是耳學者須從遲入以
速成而終復反於遲斯得之矣
歸古人書者須先得其大意自首至尾從容玩

味看其用筆之法從何起構作何結束體勢法
度一一身處其地而彷彿如覓之如此既久方
可下筆下筆之時亦便勿求酷似且須汎濫容
與且合且離神遊意會久而習之得其大槩而
加以潤色即是傳神手矣余見人學聖教序者
一點一畫必求肖合余笑謂字如人結胎一月
至十月先具胚廓後傳形骸四支百竅一時畢
具非今日具一日明日具一日也若必點點畫
畫求之去愈遠矣此亦子瞻言畫竹之意悟人

未有悟者

凡眞蹟經一番摹勒便失數分神采摹倣既久幾弃其面目而失之至於石刻尤易失眞淳化以帝王之力聚極工巧題曰上石其實木也故其氣韻生動不失古人筆意爲古今墨跡之冠但其蒐羅未廣去取頗乖分別眞僞不無混淆蓋王知微等識鑒分量原自止此而當時亦但據內府所藏急於成帙不聞有廣蒐博采之令行於幽遠也使以唐太宗宋高宗爲之君虞褚米蔡佐之相與盡力括訪極意剖析去饞鼎之十三入名流之遺逸傍及緇流以至彤管抉名山石室之藏洩昭陵玉盌之閟勒之貞珉以布海寓書學庶無遺憾乎噫未易言也

淳化一出天下翕然從風其後臨摹重儓不知幾十百種蓋墨刻之盛行從此始也然摹倣既久漸致亂眞辯論紛紛遂成聚訟蓋不獨蘭亭黃庭爲然矣　國朝帖本如東書堂寶賢齋等皆出宗藩既非法眼又無神手萎苶不振僅足

充棗脯耳文氏停雲館所刻宋元諸家皆非得意之筆蓋家藏有限目力易窮以一人而欲盡搜千古之秘安可得哉至於好事之家矯誣作僞者又種種也故書學之至今日亦一大厄也耳食多而眞賞鑒不可得也

魏受禪碑梁鵠書而鍾繇鐫之李陽氷書自篆自刻故知鐫刻非粗工俗手可能也趙文敏爲人作碑必挾善鐫者與偕不肯落它人之手近時文長洲父子皆自摹勒上石或托門客溫恕

章簡甫爲之二人皆吳中名手也縱有名筆而不得妙工本來面目十無一存矣況欲得其神采哉余在吳興得姑蘇馬生取古帖雙鉤廓塡上石而自鐫之毫釐不失筆意閩黃中有曾生次之

唐應用善書細字嘗於一錢上寫心經又於麻粒上書國泰民安四字此雖絕世之技然亦近於棘猴矣以余所見有便面上書西廂雜劇一部者余亦能之但目力勝人耳不關書法也

古人有善書而名不傳於世者吳有張紘晉有劉璹之南齊有蕭宣謖北魏有崔浩北齊有魏仲將宇文周有冀儁隋有僧敬脫唐有薛純陁高正臣呂向梁昇卿席豫諸人或由眞蹟稀少久遂漫滅或因名過其實奕世無傳至於蕭何以功業掩曹操以英雄掩裴行儉以識量掩司馬承禎以高尚掩郗氏以夫掩臨川晉陽公主以父掩世無得而稱焉亦可惜也而業未造就濫得虛名亦時有之故曰或籍甚不渝人亡業顯或憑附增價身謝業衰嗚乎自古已然何況今日

渤海高氏所書彌勒頌上比山陰則不逮下視元和則有餘當與虞褚爭道而馳古今形管此爲首眉矣帝王之書則梁武帝爲冠宋高宗次之唐太宗又次之其餘不足觀矣

漢光武一札十行皆親手細書唐太宗嘗手書勑以賜羣臣可見古人以手書爲禮即萬乘猶然也故劉裕不善作書劉穆之勸其信筆作大

字以掩拙彼豈乏掌記侍史哉故王右軍上孝武書皆手筆精謹至唐猶然至有勅令自書謝狀勿拘眞行者而誥勅王言皆用名人代書如顏平原柳誠懸之類傳爲世寶良亦不虛至宋而來假手者多迨夫今日則胥史之蹟遍於天下而手書帶行反目爲不敬名分稍尊卽不敢用其它借名贋作十居其九墨跡碑鐫槩不足信書學安得而不廢哉

書力可千年畫力可五百年書之傳也以臨搨屢臨搨而書之意盡失矣畫之傳也以裝潢屢裝潢而畫之神盡去矣書名之傳視畫稍易而畫跡之藏視書稍耐蓋世之學畫者功倍於書而世之重畫者價亦倍於書也

畫視書微不及者品稍下耳況唐宋以前畫手多工神佛士女鳥獸竹木之形徒以供玩弄樹屏障故其品尤自猥劣顧士端父子每被任使常懷羞恨劉岳與工匠雜處立本以畫師傳呼雖聲價重於一時而耻辱懷於終身矣自宋而

來雖尚平淡清遠之趣而吮筆和墨終未能脫
工藝蹊逕也
唐初雖有山水然尚精工如李思訓王摩詰之
筆皆細入毫芒至王洽始爲潑墨項容始尚枯
硬逮夫荆浩關仝一變爲平淡高遠之致遂令
寫生鬪巧諸名手索然減價至宋董源李成郭
熙范寬輩出天眞橫逸上無古人矣然其結構
精密位置適均濃淡遠近無不合宜固非草率
造次所可辦也自米元章學王洽而不得其神

倪元鎭用枯筆而都無色澤於是藏拙取捷之
輩轉相摹倣自謂畫意不復求精工矣此亦繪
事升降之會也
宋畫如董源巨然全宗唐人法度李伯時學摩
詰以工巧勝自是唐宋本色而傍及人物鞍馬
佛像翎毛故名獨震一時接其武者唯趙松雪
然松雪間出獨剏而龍眠一意摹倣趣舍稍異
耳
古人言畫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法用筆三曰

應物寫形四曰隨類傳彩五曰經營位置六曰傳模移寫此數者何嘗一語道得畫中三昧不過爲繪人物花鳥者道耳若以古人之法而槩施於今何啻枘鑿

顧愷之天女維摩圖一身長至一丈有五時猶謂之小身維摩不知大者何似今人畫若作此當置之何地刻女圖人物三寸許詫以爲極細若在今猶爲極粗也異道子黃筌皆畫鍾馗捉鬼圖近代如戴文進乃不肯爲方伯作神荼鬱壘夫使之畫者非要之畫亦未爲不可也小人物山水自李思訓父子始盈尺之內雲樹雜沓樓觀延袤人物車馬以千百計鬚髮面目歷歷可辨其後五代有王振鵬不用金碧而精巧過之宋元李龍眠劉松年錢舜舉近代允子求仇實父方皆爲長卷而浸失玄妙矣

余所藏有李思訓金碧山水王孤雲避暑圖李龍眠山莊圖及元人水墨圖皆細入毫芒巧思神手非近代諸君所能彷彿也聞劉松年有仇

書圖畫塾師外出而衆稚子戲劇之狀備盡形態仇實父臨之至一童子手竹竿蜘蛛絲蛛且上見止恍如生動不覺爲之閣筆固知名手自有不可及處惟深於簡中始知之也

唐畫所見甚少如王維李昭道周昉不過數軸耳宋畫之可辨者其氣韻不同墨法皴法亦各自擅長非近代優孟手可到也好事之家止於絹素爲辨非知畫者

米芾畫史云世人見駡即命爲曹韓韋見牛即命爲韓滉戴嵩甚可笑今人見鷹隼鸂鶒即命爲宣和見馬即命爲子昂見糢糊雲樹即命爲米元章不特此也所翁之龍林良呂紀之翎毛夏珪之竹蓋愈趨而愈下矣

元時有任月山善畫馬錢舜舉善人物雪窓和尚善畫蘭至於大癡黃鶴之山水皆與文敏不上下而文敏弘逺矣

國初名手推戴文進然格卑下已甚其它作者如吳小山蔣子誠之輩又不及戴故名重一

時至沈啓南出而戴畫廢矣啓南遠師荊浩近學董源而運用之妙眞奪天趣至其臨倣古人之作千變萬化不露蹊徑信近代之神手也文徵仲遠學郭熙近學松雪而得意之筆往往以工緻勝至其氣韻神采獨步一時幾有出藍之譽矣唐子畏雅稱逸品終非當家雲間侯懋功莫廷韓步趨大癡色相未化顧仲方舍人董玄宰太史源流皆出於此然爲董源郭熙則難爲大癡較易故近日畫家衣鉢遂落華亭矣

近日名家如雲間董玄宰金陵吳文中其得意之筆前無古人董好摹唐宋名筆其用意處在位置設色自謂得昔人三昧吳運思造奇下筆玄妙旁及人物佛像遠即不敢望道子近亦足力敵松雪傳之後代價當重連城矣吳名彬莆人寓金陵

仇實父雖以人物得名然其意趣雅淡不專靡麗工巧如世所傳漢宮春非其質也至尤子求始學劉松年錢舜舉而精妙殊不及迨近日吳

文中始從顧陸探討得來百年壇坫當屬此生矣

今人畫以意趣爲宗不其畫故事及人物至花鳥翎毛則輒卑視之至於神佛像及地獄變相等圖則百無一矣要亦取其省而不費日力若寫生等畫不得不精工也

宮官婦女每見人畫輒問其處故事談者往往笑之不知自唐以前名畫未有無故事者蓋有故事便須立意結撰事事考訂人物衣冠制度宮室規模大略城郭山川形勢向背皆不得草草筆非若今人任意師心鹵莽滅裂動輒托之寫意而止也余觀張繇僧展子虔閻立本董皆畫神佛變相星曜真形至如石勒雲建德女禄山有何足畫而皆寫其故實其它如懿宗射兔貴妃上馬後主幸晉陽華清宮避暑不一而足上之則神農播種堯氏擊壤老子度關宣尼十哲下之則商山採芝二疏祖道元達鑿諫葛洪移居如此題目今人却不肯畫而古人爲之

轉相沿倣蓋由所重在此習以成風要亦相傳
法度易於循習耳
江南顧閎中有韓熙載夜宴圖是時韓在中書
廣蓄聲伎日事遊宴名聞中外後主聞之欲窺
其燈燭尊俎觥籌交錯之態不可得乃命閎
中夜至其第窺竊之目識心存翌日圖繪以獻
廣布中外此與宋高宗書吳益王冷泉濯足事
相類雖君臣之眷形骸無間然近於媟褻非所
以訓也今後世所傳石崇金谷屏障蓋本於此

然粗俚無復髣髴矣
王朏周昉以唐臣子而畫貴妃出浴明皇闚雜
所膽等圖不一而足可謂無禮於其君矣而世
猶然賞之至於韓魯公與李贊皇同時而行輩
皆高於李友爲德裕見容圖可見當時好事有
一傳奇必形之歌咏寫之圖畫上人不禁也至
宋而此風絕矣
張僧繇畫龍點睛便飛去曹弗興就至宋明帝
時累月旱暵祈禱無應以弗興畫置水傍應時

澍雨繪事既精神物憑焉乃知韓幹畫馬鬼使乘之不足異也然龍之形狀非目力可以細察視之牛馬難易逕庭故有三停九似蜿蜒升降之異加以海潮風浪之勢如斯而已不知古人何以傳授而致精絶若是至宋四明僧傳古者獨專是技名震一時其躍波吟霧穿石戲珠湧水出洞諸態種種備具當時以爲絶筆元宋及國初則長樂所翁爲世珍重自是以後無復有傳之者蓋亦史所謂得其分數而失其玄妙者

與

宋徽宗工畫花鳥故宣和殿所藏黄筌父子畫至六百七十餘幅徐熙畫至二百四十餘幅蓋江南之亡所藏盡歸天府矣但惜其所好止此故品劣而氣下昔李伯時好畫馬有道人戒以來生當墮馬腹中乃改畫佛像當時艮嶽所蓄珍禽異獸動以萬計深秋中夜凄楚之聲四徹而几案間所愛翫臨摹者又復如是安知將來不墮畜生道中耶

牛馬龍虎之屬畫之固亦俊爽可喜至羅隱之子蹇翁名專畫羊張及之趙永年專畫犬李靄之何尊師專畫貓滕王元嬰專畫蜂蝶郭元方專畫草蟲彼顧有所獨會耶抑幽人高尚之致托於是以寓意耶而名亦因之以顯故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孔子謂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不有博奕猶賢乎已苟能專工一藝足以自見亦愈於沒世而名不稱者矣

余見周昉李龍眠及近代仇實父諸美人圖皆穠髮豐肌衣粧稠疊一種風神嫵態略無彷彿昔人謂周昉貴遊子弟多見貴而美者故以豐厚爲體又閨中婦女纖弱者少此語固未必然但當時好尚如此韓幹畫馬畫肉不畫骨豈亦所見異耶近日姑蘇有張文元者最工美人其綽約明媚令人神魂飛越俗筆中之神手也而名不出里閈悲夫

米氏畫史所言賞鑒好事一家可謂切中世人之病其爲賞鑒家者必其篤好遍閱記錄又復

心得或自能畫故所收皆精品近世人或有貲力元非酷好意作標韻至假耳目於人或置錦囊玉軸以爲珍秘開之令人笑倒此之謂好事家余謂今之紈袴子弟求好事而亦不可得彼其金銀堆積無復用處聞世間有一種書畫亦漫收買列之架上掛之壁間物一入手更不展看堆放橱簏任其朽蠹如此者十人而九求其錦囊玉軸又安可得余行天下見富貴名家子弟燁有聲稱者亦止僅足當好事而已未敢遽以賞鑒許之也

今世書畫有七厄焉高價厚值人不能售多歸權貴真贋錯陳一厄也豪門籍沒盡入　天府蟫蠹澌盡永辭人間二厄也噉名俗子好事估客揮金爭買無復涇渭三厄也射利大駔貴賤懋遷纔有贏息即轉俗手四厄也富貴之家朱門空鎖榻笥凝塵脉望果腹五厄也膏粱紈袴目不識丁水火盜賊恬然不問六厄也拙工裝潢面目損失奸僞臨摹混淆聚訟七厄也至於

國破家亡兵燹變故之厄又不與焉每讀易安
居士金石錄反覆再三輒爲嘆息流涕彼其夫
婦同心賞鑒而貲力雄贍足以得之可謂奇遇
矣而終不能保其所有況他人乎
觀宣和畫譜及米氏畫史所載可見宋時內府
所藏山水何寥寥也豈其所重者尚在人物宮
室花木蟲魚間耶道釋自顧愷之始人物自曹
弗興始鳥獸自史道碩始信爲絕代奇寶矣而
山水僅始於李思訓且以宋而置唐畫似非難

得者而僅止十人耳則宣和好尚之偏也觀其
論曰山水之於畫市之康衢世自未必售也其
然豈其然乎米老所言及唐初畫亦皆神佛
故事即閻立本王摩詰似亦未的見眞本也以
此觀之則如近代嘉禾項氏所藏蓋古今無與
匹耳
項氏所藏如顧愷之女史圖閻立本蹋風圖王
摩詰江山圖皆絕世無價之寶至李思訓以下
小幅不知其數觀者累月不能盡也其它墨跡

及古鼎彝尤多其人累世富厚不惜重貲以購故江南故家寶藏皆入其手至其纖嗇鄙吝世間所無且家中廣收書畫而外逐刀錐之利牙籤會計日夜不得休息若兩截人然尤可恠也

近來亦聞頗散失矣

書視書稍難而人之習書亦多於畫名公鉅卿作字稍不拾意書名亦藉以傳矣今觀宋諸公書如王臨川司馬涑水蘇欒城等皆非善書者也而世猶然傳寶之至於畫則非一工一筆可了亦非全不知者可以塗抹而成也雖難易迥別而道藝亦判矣

自晉唐及宋元善書畫者往往出於搢紳士大夫而山林隱逸之踪百不得一此其故有不可曉者豈技藝亦附書畫以顯耶抑名譽或因富貴而彰耶抑或貧賤隱約寡交罕援老死牖下雖有絕世之技而人不及知耶然則富貴不如貧賤徒虛語耳蓋至國朝而布衣處士以書畫顯名者不絕蓋由富貴者薄文翰為不急之

務溺情仕進不復留心故令山林之士得擅其美是亦可以觀世變也

藏書與藏字一也然字帖頗便收拾置案頭隨意翻閱閒即學臨數過倦則疊之自賞自證力不勞而心不厭書即不然卷子展看一迴即妨點汚卷摺不謹又虞皺裂壁上大幅尤費自力藏則有蠹鱠之慮挂則有黴濕之憂卷舒經手則不耐其勞付諸奴僕則易至損壞有識之士必不以彼易此米南宮嘗以十幅書畫易一古帖米於　書皆留心者軒輊若此其見卓矣然古畫易得古帖難求更難辨也

畫雪中之芭蕉也飛鴈之展足也鬬牛之監尾也子路之木劍一踈之芦橋昭君之帷帽也雖經識者指摘而畫品殊不在此　國朝戴文進畫秋江獨釣圖一人朱衣把竿　宣廟嘆其工欲召見之有讒之者曰朱衣朝祭之服也可用之漁獵乎遂寢其命夫世好奇之士豈無朱衣垂釣者然以艷麗之服施之川澤亦紕覺殺風

景耳宜乎讒言之得行也

米元章與富鄭公壻范大珪同遊相國寺以七百金買得王維雪圖因無僕從借范人持之行遊良久范主僕俱不見翌日遣人往取云已送西京裱背矣米無如之何因以贈之余謂此老平日好攘人物見蔡魯公王右軍書則叫呼欲投水挾而得之爲天子書千文則并禁中端硯而袖出今日遇范亦出乎爾反乎爾者也可爲絶倒

王代東丹王李贊華善畫多寫貴人酋長戈矛甲冑之形爲世崇尚可見戎狄之中亦有文雅不羣者今西北諸狄識字者蓋少無論書畫已高麗日本畫皆精絶不類中國余從番舶購得倭畫數幅多畫人物形狀醜恠如夜叉然長短大小不一亦不知其何名也畫無皴法但以筆細畫縈迴環繞細如毫髮四周皆番字不可識又有春意便面一摺其衣冠制度甚爲殊詭設色亦不類中國也

古人善畫者必能寫眞蓋時尚畫人物故也
國初猶然相傳戴文進至金陵行李爲一傭肩
去杳不可識乃從酒家借紙筆圖其狀貌集衆
傭示之衆曰是某人也隨至其家得行李焉今
畫者以寫眞爲別技矣吾閩莆田史氏以傳神
名海内其形神笑語逼眞令人奇駭但不過俗
子之筆耳少陵所謂坎軻風塵裏屢貌尋常行
路人者政此輩也近來曾生鯨者亦莆人而下
筆稍不俗其寫眞大一尺許小至數寸無不酷

肖挾技以遊四方累致千金云
閩人尚有刻木爲小像者召之至草草審視不
移時即去殊不見其審度經營也越一日而像
成大小惟命色澤姿態毫髮不爽置之座右宛
然如生此亦可謂絶技也已
戴文進不肯爲方伯作門神方伯怒囊以三木
右伯黄公澤閩人也見而問其故笑而鮮釋之
戴德黄甚臨行送畫四幅乃其生平最得意之
筆今黄之子孫尚留傳其一云技之厄於不知

已而伸於知己如此姑蘇沈啓南亦爲太守召作屏風不應大怒欲辱之及入覲謁太宰吳原博首問石田先生安否出問從者始大驚歸而謝罪文徵仲在史館同時諸翰林相謂奈何以畫匠辱我本天徵仲聞即日拂衣歸二事皆相類宜乎閻立本有厮役之恨也

今趙州有吳道子畫水墨刻其波濤洶湧翻瀾駭沫細觀目爲之眩不知眞蹟當何如也

人之技巧至於畫而極可謂奪天地之工洩造化之秘少陵所謂眞宰上訴天應泣者當不虛也然古人之畫細入毫髮飛走之態罔不窮極故能通靈入聖役使鬼神今之畫者動曰取態堆墨劈斧僅得崖略謂之遊戲乎墨前可耳必欲詣境造極非師古不得也

凡百技藝書上矣十筮次之棊損閒心畫爲人役其它術數致遠恐泥苟精其理皆足成名而高下之間判然千里余少也賤罔不涉獵而究竟無成皆同襪線今已一切勅斷惟柔翰宿業

尚未能驅除耳

人之嗜好故自迥異如謝康樂好遊涉山水李衛公喜未聞見新書此自天性不足爲病右軍好蓄鵝子敬好作驢鳴崔安潛好看鬬牛米元章好石近於僻矣而未害也王思微好潔陳伯敬好忌諱宋明帝好鬼以之處世大覺妨碍至於海上之逐臭蔡人之嗜足紈也甚矣

口有同嗜常語也然文王嗜昌歜曾晳嗜羊棗屈到嗜芰宋明帝嗜蜜浸鰥鰥崔鉉嗜新捻頭

魏徵嗜醋芹辛紹先嗜羊肝顧翱毋喜食雕胡飯已爲不得其正至劉邕之嗜瘡痂鮮于叔明之嗜臭蟲張懷肅之嗜服人精權長孺之嗜爪甲

國朝趙輝之嗜女人月水劉俊之嗜蚯蚓殆不可以人理論者

古人嗜酒以斗爲節十斗一石量之極也故善飲若淳于髡盧植蔡邕張華周顗之輩未有逾一石者獨漢于定國飲至數石不亂此是古今第一高陽矣宋時如寇萊公石曼卿劉潛杜默

皆以飲稱雄者其量恐亦不下古人也近代酒人不知視昔云何但縉紳之中能默飲百盃以上不動聲色者即足以稱豪矣以耳目所睹記若曾學士鞏馮司成汪司馬道昆皆自負無對者而其它猥瑣不論也曾學士至鑄銅與身等視其所飲肉之至銅人溢出而尚未醉馮司成放春榜每進士倍一杯遂訖三百杯興未盡復於中擇善飲者五人與立酬酢又百餘爵五人皆跼蹐不勝而馮無意也胡在浙中迎鄉榜亦然汪司馬每飲大小會輒錯陳以盡一九爲率啜之至盡略無餘瀝亦裴弘泰之匹矣然汪嘗言善飲者必自愛其量每見人初即席便大吸者輒笑之亦可謂名言也

鄧將軍老矣然一飯斗米肉十斤少壯之時不知云何壯士猛將想皆爾爾樊噲生彘肩可啖何論餓矣符秦乞活夏默等啖肉三十餘斤其人長至一丈自不可以常理論也張齊賢候吏置一大桶屏後伺公飲飯如數投之桶溢而食

未已趙溫叔與兵馬監押對食猪羊肉各五斤蒸糊五十事此亦何遜廉將軍乎近代搢紳中如啖猪首一枚摺胡餅高至一筯者往往見之不能盡書其人亦不足書也

亦有因疾而善啖者余里中有人噉豚嘗至斗體鄉里社日時爲所嬲一日衆共執之縛庭柱上不得食久之覺喉中有物一蝦蟇躍出衆擊殺之自此不復能食矣此與唐佐史食鱠至數十斤者相類近聞太原有嗜酒者亦然乃知嗜好之偏而酷者皆疾也

人有嗜睡者邊孝先杜牧韓昌黎夏侯隱陳摶王荊公李巖老皆有此癖近時張東海有睡丞記言一華亭丞謁鄉紳見其未出座上鼾睡頃之主人至見客睡不忍驚對坐亦睡俄而丞醒見主人熟睡則又睡主人醒見客尚睡則又睡及丞再醒暮矣主人竟未覺丞潛出主人醒不見客亦入戶世有此可笑事陸放翁詩云相對滿團睡味長主人與客兩相忘須臾客去主人

覺一半西窓無久陽此詩殆爲此丞發耶

宋明帝好忌諱文書上有凶敗喪亡等字悉避之移床脩壁使文士撰祝設太牢祭土神江謐言及白門上變色曰白汝家門後梁蕭詧惡人髮白漢汝南陳伯敬終身不言宛與妻交合必擇日時遣媵御寢命往復數四人之蔽惑可笑有如此者

以余所見搢紳中有惡鴉鳴者日課吏卒左右彀弩挾彈如防敵然值大雪即不出惡其白也

官文書一切史字丁字孝字老字皆禁不得用又閭中一先輩尤甚與家人言無必曰有宛必曰生身宛之曰寸帛尺素皆無所有幾有小白之泄至今鄉曲以爲話柄然轉相倣倣者不無其人也

人有好貨財者坐卧起居言動食息無所往而不與阿堵俱也一日病且宛强起閱庫藏白鑞如山拊摩不忍舍去謂其子曰幸內十大鑊棺中新我懷抱或曰以金入未不利且啓發冢之

端不如以豬代之可也其人凝泪太息不能言而逝噫斯人何愚也生積巨萬而死不能將去錙銖故人之所好必求死之日得將去者則幾矣

范雲欲預冊命祈醫速療不顧二年後之死也死生亦大矣而人之所好有甚於生者苟奉倩之死色也劉伶之死酒也石崇之死財也梁冀韓侂胄之死權也皆知之而不能自克者也仕宦不正生行死歸亦其次也

金陵人有拾鈔於道者歸而視之荷葉也葉之門外逡巡一荷擔者俛而拾焉故鈔也一鈔何足言乃不可妄得若此貪得者亦何爲哉

五雜組卷之八

陳留謝肇淛著

人部四

士人之好名利與婦人女子之好鬼神皆其天性使然不能自尅故婦人而知好名者女丈夫也士人而信鬼神者無丈夫氣者也

木蘭爲男粧出戍遠征而人不知也可謂難矣

祝英臺同學三年黃崇嘏遂官司戶婁逞位至議曹石氏銜兼祭酒張詧之婦授官至御史大

夫七十之年復嫁生二子亦巨代之異人也

國朝蜀韓氏女遭明玉珍之亂易男子服飾從征雲南七年人無知者後遇其叔始攜以歸又金陵黃善聰十一失母父以販香爲業恐其無依詭爲男裝攜之廬鳳閒數年父死善聰變姓名爲張勝仍習其業有李英者亦販香自金陵來與爲火伴同卧起三年不知其爲女也後歸見其姊姊詰之善聰以宛自矢呼媪驗之果然乃返女服英聞大駭怏怏如有所失託人致聘焉爲女不從鄰里交勸遂成夫婦此一事焦氏筆乘所載前事甚似木蘭後事甚似祝英臺又有劉方兄弟小說未詳其世當續考之

女子詐爲男傳記則有之矣男人詐爲女未之見也　國朝成化閒太原府石州人桑翀自少纏足習女工作寡婦粧遊行平陽眞定順德濟南等四十五州縣凡人家有好女子即以教女工爲名密處誘戲與之姦淫有不從者即以迷藥噴其身令忽呪語使不得動如是數年輒移他

處故久而不敗聞男子聲輒奔避如是十餘年
姦室女以數百後至晉州有趙文舉者酷好寡
婦聞而悅之詐以妻爲其妹延入共宿中夜啓
門就之大呼不從趙扼其吭褫其衣乃一男子
也擒之送官吐實且云其師谷才山西山陰人
也素爲此術今死矣其同黨尚有任茂張瑞王
大喜任昉等十餘人獄具磔於市

異聞錄載婦人呼夫兄爲伯於書無所載而引
爾雅所稱兄公代之然兄公二字亦甚詭惟余
謂婦人稱謂多從子夫弟既可稱叔夫姊妹既
可稱姑則夫兄稱伯又何疑哉但伯者男子之
美稱古人婦稱夫多用之伯也執爻是也

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爾雅曰兩壻相
並爲亞詩瑣瑣姻婭是也嚴助傳呼友壻宋時
人謂之連袂又呼連襟閭人謂之同門按爾雅
注云江東人呼同門爲僚壻則此二字亦古
無鹽鍾離春不售女也而卒覇齊國黃承彥之
女黃頭黑色而才堪相配許允之婦奇醜而才

智明決乃知以色舉者末也

鍾離春二十無所容而宣王納以爲后宿瘤之女狀貌駭宮中而閔王以爲聖女孤逐之女以醜狀聞二逐於鄉五逐於里而襄王悅之何齊之君世有登徒子之癖也可發一笑

美婦人多矣然或流離顛沛或匹偶非類果紅顏之薄命耶抑造物之見嫉也妹喜夏姬之倫無論已西子失身吳宮王嬙蕪絕異域昭陽姊妹終爲禍水虢國兄弟尺組絕纓不如意者不可勝數惟文君之於長卿綠珠之事季倫可謂才色俱侔天作之合矣而一以琴心點玉於初年一以行露辭璧於末路令千古之下抵腕隕

涕欲問天而無從也

男色之興自伊訓有比頑童之戒則知上古已然矣安陵龍陽見於傳聞佞幸之篇史不絕書至晉而大盛世說之所稱述強半以容貌舉止定衡鑑矣史謂咸寧太康之後男寵大興其於女色十大夫莫不尚之海內倣傚至於夫婦離

絶動生怨曠沈約憾悔文謂淇水上官誠云無幾分桃斷袖亦足稱多吁可怪也宋人道學此風似少衰止今復稍稍雄張矣大率東南人輕而北爲甚也

今天下言男色者動以閩廣爲口實然從吳越至燕雲未有不知此好者也陶穀清異錄言京師男子舉體自貨迎送恬然則知此風唐宋已有之矣今京師有小唱專供搢紳酒席蓋官伎既禁不得不用之耳其初皆浙之寧紹人近日則半屬臨清矣故有南北小唱之分然隨羣逐隊鮮有雋者間一有之則風流諸搢紳莫不盡力邀致舉國若狂矣此亦大可笑事也外之仕者設有門子以侍左右亦所以代便辟也而官多惑之往往形之白簡至於媚麗儇巧則西北非東南敵矣

衣冠格於文罔龍陽之禁寬於狹邪士庶困於阿堵斷袖之費殺於纏頭河東之吼每未減於散軒桑中之遇亦難諸於倚玉此男寵之所以

曰盛也

叙女寵者至漢事秘辛極矣叙男寵者至陳子高傳極矣秘辛所謂拊不留手火齊欲吐等語當與流丹浹藉競爽而文采過之子高傳如吳孟子鐵纏綃等皆有見鮮而粉陣饒孫吳一語便是千古名逼此等文字令人不能作也

鄧通之遇文帝臣不敵君也董賢之遇哀帝君不敵臣也彌子瑕之遇衛靈公陳子高之遇陳武帝君臣敵也而皆以凶終夫男色天猶妬之況婦人乎

古者婦節似不甚重故其言曰父一而已人盡夫也辰嬴以國君之女朝事其弟夕事其兄鴈奔狐綏之行見於大邦之主而恬不為恥也聖人制禮本乎人情婦之事夫視之子之事父臣之事君原自有間即今國家律令嚴於不孝不忠而婦再適者無禁焉淫者罪止於杖而已豈非以人情哉抑亦厚望於士君子而薄責於婦人女子也

古者輕出其妻故夫婦之恩薄而從一之節微今者非大故及舅姑之命陳於官不得出其妻則再醮者雖禁之可也定之以年亦可也

父一而已人盡夫也此語雖得罪於名教亦格言也父子之恩有生以來不可移易者也委禽從人原無定主不但夫擇婦婦亦擇夫矣謂之人盡夫亦可也

京師婦人有五不善饞也懶也刁也淫也拙也余見四方遊宦取京師女爲妾者皆罄資斧以供口腹敝精神以遂其欲及歸故里則撒潑求離父母兄弟羣然囂競求其勤儉幹家千百中不能得一二也

維揚居天地之中川澤秀媚故女子多美麗而性情溫柔舉止婉慧所謂澤氣多女亦其靈淑之氣所鍾諸方不能敵也然揚人習以此爲奇貨市販各處童女加意裝束教以書算琴棋之屬以徼厚直謂之瘦馬然習與性成與親生者亦無別矣古稱燕趙多佳人今殊不爾燕無論

已山右雖纖白足小無柰其標性何大同婦女姝麗而多戀土重遷蓋猶然京師之習也此外則清源金陵姑蘇臨安荆州及吾閩之建陽興化皆擅國色之鄉而瑕瑜不掩要在人之所遇而已

姜姝世不一遇而姤婦比屋可封此亦君子少小人多之數也然江南則新安爲甚閩則浦城爲甚蓋戶而習之矣

姤婦相守似是宿冤世有勇足以馭二軍而威不行於房闥智足以周六合而術不運於紅粉傴首低眉甘爲之下或含憤莫歎莫可誰何此非人生之一大不幸哉

人有爲姤婦解嘲者曰士君子情欲無節得一嚴婦約束之亦動心忍性之一端也故諺有曰到老方知姤婦功坐客不餘難也余笑謂之曰君知人之愛六畜者乎日則哺之夜則防護柵欄惟恐豺狸盜啗之此豈眞愛其命哉欲充已口腹耳爲畜者但知人之愛已而不知人之

自爲也妬婦得無似之乎衆乃大笑

懼內者有三貧賤相守艱難備嘗一見天日不復相制一也枕席恩深山河盟重轉愛成畏積溺成迷二也齊大非偶阿堵生威太阿倒持令非已出三也婦人欲干男子之政必先收其利權利權一入其手則威福自由僕婢帖服男子一動一靜彼必知之大勢既成自欲反之不可得已

愚不肖之畏婦怵於威也賢智之畏婦溺於愛也貧賤之畏婦仰餘沫以自給也富貴之畏婦憚勃谿而苟安也醜婦之見畏操家秉也少婦之見畏惑牀笫也有子而畏勢之所挾也無子而畏威之所劫也八者之外而能挺然中立者噫亦難矣

夫子謂女子小人爲難養書稱紂用婦言詩稱哲婦傾城凡婦人女子之性無一佳者妬也恡也拗也嬾也拙也愚也酷也易怒也多疑也輕信也瑣屑也忌諱也好鬼也溺愛也而其中妬

爲最甚故婦人一不妬足以掩百拙古今妬婦
充棟不勝書也今略記於左
后妃之妬者則若呂氏之人彘趙家姊妹之啄
皇孫晉胡芳之將種賈氏之弑姑殺子梁郗氏
之死爲巨蟒隋獨孤后之選宮人惟擇肥大唐
武曌之奪嫡篡位韋庶人之襲武風軌宋李后
之因齋殺嬪又若楚鄭袖教新人之掩鼻春申
君之妾傷身以視君袁紹之妻殭屍未殯五妾
駢首閩王延翰之妻縛練盡赤木掌摑人身虀

雷斧稍快人意縉紳則若叔向之母遺戒龍蛇
敬通之妻親操井臼袁術之婦絞妾懸梁賈充
之妻甘兒絕乳弱翁見窘於廣漢龐參見按於
祝良王丞相九錫之嘲謝太傅關雎之諷桓宣
武膽落老奴車武子釁起絳衣李相福一事無
成而虛咽兒溺任瓌妻拜賜藥酒而立飲不疑
劉孝標家道轗軻自比敬通裴談甘心崇奉譬
之魔母宜城公主刵耳劓鼻房孺復妻刻眉灼
眼柳氏截舌斷指祖約身被刑戮榮彥遠面有

傷痕金媚孃支解名姬蘇若蘭捶辱舞伎魚玄
機以疑殺婢蕭鏗女以妬受謫玄齡夫人奉勅
慷慨不辭飲鴆杜業之妻雪涕申言恐誤任使
崔鉉之見侮家僮楊文公之取嘲四畏陳龍丘
獅子一吼拄杖落地諸葛元直見捉跽跗面無
人色沈存中常被夏楚血肉狼籍威福倒置於
是極矣又其猥者京邑之婦繩繫夫脚陳覺之
妻事婢若姑鐵臼嚴霜之歌衡陽三女之厄仲
端忍饑於香團康凝貽嗤於黑鳳愼言臙脂之

虎義方黑心之符以功封者哭其貴而見忘算
本利者恐其多而娶妾荀婦庾氏無鬚之人不
得入門武歷陽女桃花艷麗橫被摧折劉休之
妻親賣帚筴恬不知改扈載撚香滴水令嚴五
申李大壯綰髻安燈體如枯木廉恥道喪又何
恠哉夫人之難割者愛也武氏欲傾王后則忍
於殺己女湖倅見夫狎妓支解所生之兒人之
所愛者生也段氏因夫誦洛神賦而卽夜自沈
范寺丞妻見夫衾有妓鞋而闔門自縊其子之

不愛而又何愛於人子其身之不惜而又何惜於人哉至於介推之妹廟前清泉千尺婦人靚粧必致雷雨吳興桑乞之妻死而因夫再娶白日現形操刀割勢蜀功臣家富聲伎妻在不敢屬目妻死之後方欲召幸大聲靂靂起於牀簀驚怖得病竟殞其軀鄭尉李寒納姬楚賓死而別婚見其投藥浴中筋骨皆散華亭衛寬夫妻死再娶形見堂中生子為祟竟致不育如此等人何不捉入無間地獄而使之為厲耶或曰十殿閻君恐亦畏婦余笑謂宋紹興間姑蘇龍王娶妻為其夫人妬虐致死天帝行刑大風驚潮數百里夫幽明一理也陰間豈無懼內之鬼神哉書之以發一笑

貴婦多妬妬婦多壽同生同死有若宿冤太平廣記載秦副將石某若妻之妬募刺客殺之十指俱傷卒不能害如此數四竟與偕老故治妬者輕則當如宋明帝之於劉休妻決杖二十賜妾別處重則我　太祖之於常遇春妻殖醢其

肉以賜羣臣彼倉庚之羹不可多得安能人人而飲之哉一云太祖所殺是中山王徐達夫人使天之於妬婦皆如王延翰之妻也然亦不勝其雷矣使君之於妬婦皆如常開平之妻也然而不勝其醢矣使佛之於妬婦皆如梁武帝之郗氏也然而不勝其懺矣使巫之於妬婦皆如牽羊之壻也然亦不勝其祭矣惟有高陽桂昌之妻截婢指而已指落截婢舌而已舌爛庶幾有懼乎

宋時妬婦差少由其道學家法謹嚴所致至國朝則不勝書矣其猥瑣者無論吾獨嘆王文成伯安內談性命外樹勳猷戚大將軍元敬南平北討威震夷夏汪少司馬伯玉錦心繡口旗鼓中原而令不行於閫內膽常落於女戎甘心以百鍊之剛化作繞指也亦可恠矣昔人云禽之制在氣然則婦之制夫固有出於勇力之外者矣措大庸人比屋可封不足責也

汪伯玉先生夫人繼娶也蔣姓性好潔每先生

入寢室必親視其沐浴令老嫗以湯從首澆之畢事即出豈日客至門先生則以騑友辭人咸知夜有內召矣侍先生左右者男皆四十以上嫗皆六十以上其它不得見也先生所以嚴事之亦至矣然少不當意輒責令蒲伏盛夏則置蚊蚋叢中隆寒則露處以為常先生每一聞夫人傳教汗未嘗不灑漸也先生有長子稍不慧壻於吳數載矣一旦被酒戲言欲娶婦怒甚伺其寐也手刃其勢踰月而死先生令收責婦幽之暗室又數月迺自雉余以戊戌歲至新安時蔣夫人猶在也

戚元敬原不畏婦後因出師以軍法斬其子首是夫人怨恨誓不為置媵戚無如之何乃蓄之它室十餘年生二子矣一日謀稍泄夫人大恚欲得而甘心焉戚許以豈日時夫人有弟在幕戚召語之曰亟以二策語若姊子母俱全十策也出其母而內子次策也若必欲殺吾子吾當師宛士入室先斬而姊次斬若次滅而宗而後

棄官爵而逃耳吾轅門以三通鼓爲節立俟報
命弟入膝行涕泣爲姊言之一不可次又不可
門外鼓而譟弟大哭曰姊死不足計獨不念滅
門耶迺報可令二妾入各決數十杖撫其子而
泣留之室即日出其妾妾歸家俱守志不嫁越
數年夫人卒二妾復歸公時咸謂戚將軍能處
變也

江氏姊妹五人皆妬惡人稱五虎有宅素凶人
不敢處五虎聞之笑曰安有是入夜持刀獨處
中堂至旦帖然不聞鬼魅夫妬婦鬼物猶畏之
而況於人乎

美婦則有仍之髮光可以鑒昌容之仙隔窓見
骨條塗之三赤烏之二妹喜遷夏妲己傾殷褒
姒覆周麗姬傾晉孔父之室美而稱艷巫臣之
姬雞皮三少南威入晉三日不朝夷光歸吳蘇
臺爲沼婁顏之婦國色見稱吳廣之女顏若苕
榮鄭袖擅楚陰江爭趙敬君以畫自媒女環以
計求進韓憑有婦羅敷有夫息嬀不言如皐不

奚至於宓妃青琴毛嬙鄭旦先施陽文吳娃傳
予白台閭須旋娟提謨閭娵子奢雖事蹟鮮聞
時地莫考而名標載籍不可厚誣自漢而降則
戚夫人之翹袖折腰李夫人之絕世獨立阿嬌
貯之金屋鉤弋擘拳自開麗娟吹氣勝蘭昭君
光動左右飛燕掌上可舞合德膚滑不濡文君
眉若遠山麗華名動人主女瑩朝霞和雪二喬
獨步江東夜來鍼絕瓊樹鬢蟬宋臘清歌絳樹
妙舞甄氏驚鴻之姿甘后亂玉之質莫愁抱腰

江水不流麗雲一曲醉者頓醒劉琰以冶容冕
疑東美以比肩傅子潘以愁而惑人張既死而
不舍荀婦賈女俱云絕倫朝姝洛珍同時擅寵
劉聰六后天錫二姬金谷墜樓之人香塵輕軀
之媛翔風以春華見美宋禕以吹笛擅聲桃葉
以渡江興歌絡秀以門戶屈節徐月華歌聲入
雲孫荊玉反腰貼地武康阮公之溪章浦蓮花
之瑞陳則麗華貴嬪隋則寶兒絳仙玉兒步步
蓮花小憐生死一處太眞姊妹脂粉不施浙東

舞女蘭氣融冶梅妃寵奪上陽俊娥情深來夢
知之身殉碧玉何恢掌失耀華仙娥時充使典
素娥獨避正人盈盈姿艷冠絶一時眞眞未諧
扼腕千古薛瑤英香肌玉骨金媚孃沫墨劈牋
倩孃端妍絶倫紫雲名不虛得杜牧之尋春較
遲羅虬之比紅已晚窅孃新月凌雲保儀華麗
冠絶蜀之花蕊色藝俱工劉氏瓊仙手神獨擅
侯君集之飲乳不飯白樂天之細口纖腰韓氏
之園桃巷柳蘇家之琴操朝雲奇章眞珠之室

玉堂翠翹之枝鏡兒絶代之姿張紅記曲之捷
畢諴所獻相國驚魂韓弘所遺三軍奪目至於
鶯鶯燕燕盻盻師師紅紅轉轉小小愛愛李娃
惑鄭小玉殉李韋孃斷刺史之腸柳姬感章臺
之咏非烟紅拂不甘非偶琴客宋熊老而失身
觧愁幸遇大樞素娥終辭洵美史鳳迷香之洞
鸞兒神裏之春若而人者皆艷質照一時香骨
留千古矣王元美謂酸土所獲不堪上駟吾獨
以爲不然夫遇合有時愛憎有命故當其求也

或羅之四海而不遇或遘之州里而偶得及其愛也或二千粉黛而不足或一人專房而有餘彼豈鉄鉄而稱寸寸而度哉但帝王之事易於奉張而士庶之家莫爲標榜至於負絕世之姿而匹偶非類湮滅不稱者又不可勝數也吾讀彩鳳隨鴉之語傷世有暗投之珠詠紫鸞舞鏡之詩恨時無報仇之劍薄命如許尤堪名安用夫欲無附而成名文士尚難之況婦人乎

婦人以色舉者也而慧次之文采不章幾於木偶矣但以容則纖纖接踵以文則落落晨星古無論已自漢以降則文君白頭之吟婕妤團扇之咏烏孫黃鵠之歌徐淑寶劍之札道韞咏雪崔徽寫眞石氏房者有春華秋實之篇李家雪兒任品藻雌黃之選驟騎雙栖終仙之秀色可餐珍珠寂寞梅妃之光輝滿座賢妃昭容擅秀於宮闈季蘭玄機流芳於形管校書管領春風燕樓殘燈伴曉花愁宮詞易安金石小叢鴈門容華宿鳥蘇小青驄之咏曹姬玉殿之仙月英

惆悵之篇愼婦望夫之作此皆不櫛之蘇李無
晨之王孟元白遜其揮毫沈宋服其衡藻若伏
生之女口授尚書韋逞之母博究經典班氏手
續兄書文姬記録先業皓首大儒不敢望焉至
於竇氏璇璣以八寸之錦八百餘言縱横反覆
皆成文章奪眞宰之秘洩造化之工可謂出聖
入神亘古一人而已誰謂紅粉中無人乎若夫
殘篇賸語爲時膾炙而名姓磨滅莫知誰何如
武昌之伎有楊花撲面之句如意女子有人鴈

一行之作鳳兒寄怨花枝霞卿傷春粉壁彩鳳
隨鴉已斃健兒之手枝頭梅子幾迴鐵面之腸
見於紀載尚未易更僕數也稍爲拈出以爲蛾
眉吐氣若夫角枕贈答楊華寄情看朱成碧之
詩綠慘雙蛾之句非不婉至而宣淫敗度吾無
取焉

唐范陽盧某母瑯琊王氏於景龍中撰天寶迴
文詩凡八百一十二字誡其子曰吾沒之後爾
密記之若逢大道之朝遇非常之主當以眞圖

上獻至玄宗朝東平太守始上之高適代爲之表言其性合希夷體於靜默精微道本馳騖玄關旁通天地之心預記休徵之盛循環有數若寒暑之遞遷應變無窮類陰陽之莫測果爾則王氏不但詞華巧思亦且未事先知又高竇氏一着矣而名不甚張豈非有幸不幸耶

范蔚宗傳列女而及文姬宋儒極力詆之此不通之論也夫列女者亦猶士之列傳云爾士有百行史兼收之或以德或以功或以言至於方

唐明皇時宮女四萬人

技緇流一事足取悉附紀載未聞必德行純全而後傳也今史乘所載列女皆必早寡守志及臨難捐軀者其他一切不錄則士亦必皆龍逢比干而後可且何其薄責縉紳而厚望荊布也故吾以爲傳列女者節烈之外或以才智或以文章稍足膾炙人口者咸著於篇即魚玄機薛濤之徒亦可傳也而況文姬乎

唐明皇時長安大內大明興慶三宮東都大內上陽兩宮宮女幾四萬人侍寢者難於取舍至

爲彩局以定勝負古今掖庭之盛未有過此者也而猶借才於壽邸佳人之難得詎不信哉

飛燕能於掌上舞風雪之中體無疹粟故當是古今第一人物而成帝猶以爲不及昭儀體自香也遂令千載國色零落於諸宮奴侍郎之手不幸孰甚焉

白樂天有舞妓名春草蘇長公有侍妾名榴花秦少游侍兒名朝華武翊皇有婢名薜荔此傳紀所罕見者

天下之事有一定之理亦有以理不可推之事長卿緣文君得於貨卓氏因得貨遂達其身若不得貨則終老於犢鼻褌亦未可知

名伎之惑人喪家亡身者多矣婢妾則原碧亂王櫻桃惑石雷尚書奸政於始興馮成母敗度於崔陵奇章以眞珠喪譽元實以紅鸞捐軀薜荔能惑三頭紫光卒敗元湛賢智之人不能自克何也至於迷惑伉儷以殞其軀若長卿之於文君荀粲之於曹氏抑又罕矣文君猶直得一死奉倩遺才存色非難遇也而以身殉之不亦可以已乎

才智之婦史不絕書至於辛憲英者度魏祚之

不長知曹爽之必敗算無遺策言必依正當是列女中第一流人物也其次則唐侯敏妻董氏耳方則天朝來俊臣强盛而妻逆知必敗勸敏自遠俊臣怒出爲武隆令妻曰但去莫求住出關而俊臣敗及抵忠州以錯題紙爲州將所督不許上任妻曰但住莫求去無何賊破武隆敏又獲免此豈有風角術耶何其奇中也

狄梁公之仕女主也有取日之績姚廣孝之佐靖難也有化國之勳而皆爲其姊所羞士君子之識見固有不及婦人女子者抑亦爲功名所迷耶

高凉冼氏以一蠻女而能拊循部落統馭三軍懷輯百越奠安黎獠身蒙異數廟食千年其才智功勳有馬援韋皇所不敢望者孃子軍夫人城視之當退十舍而徵側趙姬輩無論已　國朝士官妻瓦氏者勇鷙善戰嘉靖末年倭患嘗調其兵入援浙直戎裝跨介駟舞戟如飛倭奴畏之使其得人駕馭亦一名將也

馮夫人錦車持節以和戎浣花夫人出財募兵以禦敵蘄王夫人身援桴鼓繡旗女將力敵李全可謂女丈夫矣彼一丈青陳碩眞等雖盜賊之靡亦一時之雄也孱弁懦將有媿於婦人者多矣至華陽志所載荀崧小女年方十二父爲杜曾所圍女率勇士潰圍而出賊追甚急且戰且前卒詣周訪請救兵破賊全城此尤振古所未聞也

荀奉倩云婦人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爲主此是千古名通女之色猶士之才也今反舍色而論才則士亦論以色舉而龍陽彌子列游夏之上矣豈理也哉但佳人之難得較之才士爲甚耳

世傳賈充女與韓壽通者訛也壽先與陳騫女私通約娶之未娶而女亡壽乃娶賈氏故世誤以爲充女而晉書騫弟雉與其子興忿爭遂說騫子女穢行騫表徙弟以此獲譏於世則騫女之事亦未必然矣觀武帝賈公女五不可之語

則其姊妹似非光麗艷逸端美絶倫者
趙昭儀爲卷髮號新興髻是符禍水未成而已
兆新室之讖矣李煜之天水碧亦然
蒲衣八歲而爲舜師睪子五歲而爲禹佐伯益
五歲而掌火項橐七歲而爲孔子師古之聖賢
生而神靈長而狥齊固不在夙慧之列也其次
則太子晉八齡而言服師曠甘羅十二而辯動
張唐子奇有化阿之聲魯連杜田巴之口荊子
十五而攝目閭丘十八而願化外黃小兒迴喑

啞之威楊家童烏與太玄之筆吳氏秃子江夏
黃童子琰對目文舉辯果自此以降史不絶書
若三歲則黃泳誦詩能避騫崩之諱德興切韻
知辯四聲之殊蔡伯晞神童應薦官拜秘書四
歲則任彥升誦詩數十篇陸元淵問天地何窮
際楊公權對四聲而指燈盞柄曲蕭穎士屬文
觀書一覽即誦呂嗣興誦書吟詩應對不窮趙
郡王子獻讀孝經而流涕五歲則王絢草翁必
舅之戲玄齡聳聲青之姿劉瓛聞管寧傳而

精意聽受到沈見屏風詩而一誦無遺蘇顯依依漢陰之語元之嫦娥玉簪之詠黃廷堅徧讀五經劉轂兼通陣法六歲則士龍已有詩名劉顯盡誦書史陸瓊能作五言徐勉爲文所霽簡文面試攬筆立成德林三都十日便熟王子安構思無滯楊弘農立咏彈棊七歲則愍懷牽武帝之裾百藥辨瑯琊之稻賈嘉憶松槐之對宋廣平鵬賦之誦鄴侯賦方圓動靜之篇楊藏之有鼓吹官私之咏高定有伐君之問晏同叔有神童之薦馬略閉室讀書長吉荷衣面賦韋弘育日念毛詩一卷楊大年談論一如成人夏侯榮百餘奏疏一目不遺而　國初江左驛卒之子有天子龍庭之對不知姓名亦可惜也八歲則任昉月儀之製何妥眷顧之答伯玉覆局於帝前義府借棲於宮樹劉晏時稱國瑞嚴武椎殺玄英九歲則楊厚孝迴親心崔惔秀才應選慕容農參辰之問虞荔十事之對員俶昇壇而詞辯鋒起宋璟夢鳥而藻思日雄十歲則賈逵

暗誦六經金鑾書堪勒石謝朏土山之賦沈璞
强識之資邢子才霖雨五日而漢書悉遍李善
寧子詠貧家壁而略不構思十歲以上不勝書
矣然或岐嶷於穉年而汨沒於末路或幼見其
一斑而長集其大成是又在于器量之盈虛學
問之加損器盈者苗而不秀學寡者美而無成
或天固限之而亦人實斲之也
洛陽楊牢絶乳即能詩白樂天七月未能言而
識之無二字王寀方能言爲賊所負而以計自

脫此其穎異又在向者諸人之上矣　國朝洪
鍾以四歲舉李東陽以五歲舉皆入翰林程敏
政楊一清俱以八歲舉而楊少師廷和以十二
歲舉孝廉於鄉亦二百年來所無也
曾子七十迺學詩荀卿五十始學禮公孫弘四
十方讀書朱雲亦四十始學易論語皇甫謐二
十始授孝經而皆成大儒早慧者莫敢望焉豈
其不慧於初年而頓悟於晚歲抑由嗇於天資
而勝以人力也夫子謂參也魯而曾子竟以魯

得之人可以資鈍而自棄哉
晩遇則呂望八十之年鬻熊九十之歲楚丘七
十而見孟嘗公孫弘六十而舉方正顔駟龐眉
馮唐皓首貢禹年八十方遷光祿張柬之八十
以司馬拜相杜德祥放榜曹松等五人皆七十
餘時有五老之稱宋梁灝以八十二狀元及第
陳脩以七十二探花及第金河中胡光謙以八
十二舉進士　國朝錢習禮年近八十猶在翰
林楊翥周詔皆八十餘以長史從龍擢拜卿士

其他七十以上登科第而名不顯者固不勝紀
也
公安劉珠爲江陵張相君父執萬曆辛未江陵
主文衡珠始登第年八十餘老矣其壽相君詩
曰欲知閣老山爲壽但看門生雪滿頭又十餘
年始卒
奴婢亦人子也彼豈生而下賤哉亦不幸耳衛
青紀勳麟閣王斌仕至太守李善流譽於托孤
熊翹受知於潘岳王安存祖氏之宗都見化陽

城之德王義身捍白刃李鴻力給錐刀杜亮愛
穎士之博奥銀鹿佐魯公以忠貞近代如陳迪
抗節靖難身膏斧鑕獨家奴來保收其遺骸浦
江鄭氏家僮施慶執親之喪三年不御酒肉此
皆士君子之所難而陶侃之海山使者權同休
崔千牛之異人寄迹嚴安脫胡煌於雷厄又不
論矣至於婢媵篤生名世者往往而是不可殫
述天固不以族類限人矣而人顧苛責此輩至
大彘之不若亦何心哉

馮子都寵於博陸秦宮幸於梁冀依憑城社亦
權門之弄臣也　國朝嚴分宜當國家人永年
者號鶴坡招權納賄與朝紳往來無不稱鶴翁
者一御史至與之結義兄弟云後張江陵相君
家奴游守禮勢出嚴上號曰楚濱詞館諸君至
爲詩文贈之通侯緹帥與往來燕飲鮮衣怒馬
據上坐偃然矣後事敗俱誅宛嗟夫權之所在
愛之所偏即始興之賢尚有雷尚書之惑況其
下此者乎　按江陵家奴尚有宋九王五者九善
詞翰而權不及游五頗有識常笑其

儕所爲時有作王七九傳者七即游也

奚婢之子則無恤剏趙田文張齊燕姞蕃鄭唐兒啓漢遥集亢宗裴秀令望王琨托體恭心良貴借胎寮友其它名公鉅卿又不可勝數也虞仲翔云天之福人不在貴族芝草無根醴泉無源其識卓矣

郭氏青衣捧劍言願爲夷狄之鬼恥作愚俗蒼頭柳仲逞之婢鬻於蓋巨源家見其主市綾羅親自選擇酧酢可否則失聲而仆曰死則死耳安能事賣絹牙郎乎夫奴婢有見解者其學識過主家百倍而欲强役使之得乎

鄭玄家婢皆誦詩書劉琰雪白丫頭能誦魯靈光賦蕭穎士之僕愛才死而不去蘇眉山之婢易馬感而觸槐至於近代青衣能文章者又比比也

古者生齒不繁故一夫百畝民無游食今之人視三代當多十數倍故游食者衆姑勿論其它如京師閹豎宮女娼妓僧道合之已不啻十萬

人矣其它藩省雖無婦寺而緇黃游方接武遠近粉黛倚門充牣城市巨室之著頭使女擬於王公綠林之亡命巨駔多於平民昔人謂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噫何啻十而已耶

今時娼妓布滿天下其大都會之地動以千百計其它窮州僻邑在在有之終日倚門獻笑賣雖爲活生計至此亦可憐矣兩京教坊官收其稅謂之脚物錢隸郡縣者則爲樂戶聽使令而已唐宋皆以官伎佐酒　國初猶然至宣德初始有禁而縉紳家居者不論也故雖絶迹公庭而常充牣里閈又有不錄於官家居而賣奴者謂之土妓俗謂之私窠子蓋不勝數矣昔秦始皇之法夫爲寄豭殺無罪女爲逃嫁子不得再至今日而偃然與衣冠宴會之列不亦辱法紀而羞當世之士哉噫是法也誰爲作俑管子之治齊爲女閭七百徵其夜合之資以佐軍國則管氏者又嬴政之罪人也

左傳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艾豭苔犖牡豕

以行淫者也方言云燕朝鮮之間謂之豭關東謂之彘詩一發五豭是也故以男子之淫於它室者名之秦始皇會稽碑作寄豭今人以妻之外淫者目其夫爲烏龜蓋龜不能交而縱牝者與蛇交也一云汚閨之訛耳又謂之忘八以其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八者俱忘也隸於官者爲樂戶又爲水戶　國初之制綠其巾以示辱蓋古赭衣之意而今亡矣然里閈尚以綠頭巾相戲也

世間人可貴而亦可賤可愛而亦可憎上可以陪王公而下受辱於里胥不敢校者伎與僧耳道尼不足數也故名伎高僧皆能奔走一時流芳千古而其猥劣頑賤嗜利無恥者至爲悲田乞兒所不屑然伎既以色失身而僧亦以髡滅倫所謂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釋氏輪迴之說所以勸世之爲善也而有不足取信者何也不論脩行與否但欲崇奉其教則世豈無詆佛之君子而持經茹素之窮兇極惡

乎一也生前之吹求太苛而死後之懺悔太易當其生則一物一命錙銖報應而及其死則彌天之罪一懺即消愚民自且以爲無所逃於生前而妄冀不必然於身後何憚而不爲惡二也夫君子之爲善原不爲身後計也至於小人雖憲典火烈殺人奸盜猶不絕踵而況地獄之眇茫乎至於回頭即岸之說大盜巨駔以此自文者多矣惟聖人之言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又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噫何其簡而易行也

今之釋教殆遍天下琳宇梵宮盛於黌舍唪誦呪唄囂於絃歌上自王公貴人下至婦人女子每談禪拜佛無不灑然色喜者然大段有二端血氣已衰死生念重平生造作罪業自知無所逃竄而藉手苦空之教冀爲異日輪迴之地此一惑也其上焉者行本好奇知足索隱讀聖賢之書未能躬行實踐厭棄以爲平常而見虛無寂滅之教聞明心見性之論離合恍惚不着實

地以爲生平未有之奇亘代不傳之秘及一厠足不能自返而故爲不可摸捉之言以掩之本淺也而深言之本下也而高言之本近也而遠譬之本有也而無索之如中間一條大路不行却尋野徑崎嶇百里之外測景觀星而後得道自以爲奇此又一惑也先之所惑什常七八後之所惑百有一二其於釋氏宗旨尚未得其門戶況敢窺其堂奧哉至於庸愚俗子貪生畏死妄意求福又不足言矣

止當作正

以吾儒之教譬之爲貧賤所驅迫發憤讀書期取一第以明得意者此佞佛以求免輪迴者也志願已畢自揣無以逾人而倡爲道學之說或良知或止脩拾紙上之唾餘而刻畫粧飾以欺世盜名而世亦靡然從之直謂上接洙泗之傳閩洛不論也此離合恍惚自以爲奇者也至於老學究童而習之白尚紛紛藉口青衿以別凡民則亦愚庸之妄意求福者而已其於吾儒之道何曾彷彿夢見耶

三教之最失其傳者無如道家當時老氏之教清淨無爲而已施之於治則絶聖去智掊斗折衡使結繩之治可復原以用世而非以長生也至於赤松子魏伯陽則主煉養盧生李少君則主服食下至張道陵寇謙之則主符籙篆呪愈趨而愈下至近世黄冠如林靈素者流則但醮祭上章祈福禳罪而已蓋不惟與清淨之旨大相悖盭即煉養服食之旨駐年羽化之術亦槩乎未之有聞也夫逢掖之口周孔猶能論其世

髡緇之托釋迦猶能誦其言至道流黄冠口不絶聲稱太上老君矣彼詎知柱史爲何人五千言爲何物大道上德之宗旨爲何事耶而悉依托之伯陽氏以自立於三教之一也不亦大可羞耶

高僧坐化往往見之史傳此不足異也萬曆戊申秋長溪僧天恩者來福州講經於芝山寺一旦無疾而終趺坐自如略無傾側此余所親見也當天恩在時吾輩雖從之遊未有信其高者

惟友人林熙工陳惟秦皆往拜爲弟子其平日
苦脩余不得而知矣又有立化者有倒立而化
者雖自眩變相要非空寂之教所急也相傳高
僧化後髮爪皆如生時唐僧義存沒後置函中二
百餘年不廢後因其火亂始封而灰之墨客揮
犀所載鄂州僧無夢亦然後爲一婦人手摸而
觸之遂不生至於仙蛻余在武夷見其二齒髮
手指宛然如故但枯槁耳余每竊嘆以爲釋氏
之教天地萬物一切歸於虛無故毀形滅性直
欲衆透本來面目其於四大色身不過百年之
蹔寄寓何爲既死之後猶戀戀不忍舍如此至
若神仙蹔遊萬里少別千年世間一切事棄如
脫屣豈復愛護其委蛻而不令其朽腐哉則神
仙之見解反不若蛇蟬之屬脫然無累矣此理
之不可解者也

謂死者爲必有知乎則鬼魅縱橫冥途亦不勝
其繁擾也謂死者爲必無知乎則夢兆眩蠱禍

福感驗不可誣也聖人之言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夫以爲無則何爲贊其盛以爲有則直云在而已何言如在也有無之間不可思議者也故曰未知生焉知死生死一理也人得天地之氣以生及其死而氣盡矣然有未盡者在也上焉者得正氣爲聖賢爲名世死則爲神爲靈百古不磨此即生時之顯達者也中焉者氣有踦駁根皆頑鈍倏而成形倏而復命自來自去無復拘束此即生時之齊民也下焉者沴氣所鍾濁惡不干或爲大厲或爲羅刹聲色之草木中之鉤吻禽獸中之虎狼則幽冥主者亦必有刑獄禁狂之具以禁制之猶生人之有許惡不道而困於圜土者也故知生之說則知死之說矣

老氏之說終是貪生糟氏之說終是畏死人須得到死生不亂方有着脚地位宋僧有云古人念念在定慧臨終安得而亂今人念念在散亂臨終安得而定此格言也如尹師魯劉子澄等

平日皆有大見解方到得此今人平日矢口聖賢至臨死之時顛倒錯亂或牽戀不忍舍者其無實學可知矣

死生之際一生學問大關頭也然有名為巨儒而處死反不及常人者如林兆恩會通三教自謂海內一人而臨死乃病狂喪心便溺俱下吾郡一搢紳王鑛者平日無所聞年踰八十自知死期戒訓子孫無作佛事仍賦長詩一篇既而曰明日未能便去後日望日也吾當以十六日去至期沐浴衣冠談笑而逝此豈有宿根耶抑平日不言躬行人有不及知耶林之虛名高王十倍而死生之間迥別乃爾殊可恠也

釋氏教人臨終之時不思善不思惡一念堅定直至西天夫不思惡易也至不思善則近於大而化之境矣昔人所謂善且不可為況於惡乎然方寸之中惟此一念既不思善思惡此心放頓在何處此處尚有議論不得也

學佛者焚身惑衆懼人之不信也而托之火化

求仙者橫罹非命懼人之見笑也而托之兵解則世之惡疾而自焚者皆佛也麤法而正刑者皆仙也人之愚惑一至於此

僧之自焚者多由徒衆詐人捨施願欲既厭然後誘一愚劣沙彌飲以瘖藥縛其手足致之座而焚之耳當烟焰漲合之際萬衆喧闐雖掙扎稱寃不聞也亦有無賴貪得錢帛臨期服氷片數銖者但覺寒戰烈燄焦灼殊無痛楚故遠近信之布襯雲集至於灼頂燃燈鍊指斷臂剔目接踵相望大約僞者十七眞者十三爲利者十九爲名者十一皆非禪學之正宗也

史傳所載僧自焚者有三其一唐李抱眞爲澤州節度使兵荒之後財用窘竭素與一僧交善乃謂之曰事急矣欲借師之道以濟軍國可乎僧曰性命可捐它無所惜但恐謗言欲自焚吾爲地道與州宅通火發之頃即潛身而入彼此俱無所損因引僧至地道往來無阻僧信之遂積薪高坐說法辭世李親率將校膜拜舍

施於是州人響應雲集貨財山積尅期舉火李
已命人潛塞地道塡刻之間僧薪俱灰收其施
財以充公帑別求如舍利者數十枚建塔葬之
其一宋某人爲某官有僧投牒欲自焚判許之
至期親往驗視見僧兩眼凝淚不動問之不答
乃令人梯取之授以紙筆乃自言某處遊僧至
此寺衆欺其愚弱誑言惑衆厚得錢帛至期藥
而縛之耳遂按誅諸僧毀其寺又其一元時達
魯花赤爲政不通漢語動輒詢譯者江南有僧

田爲豪家所侵投牒訟之豪厚賂譯既入達魯
花赤問譯僧訟何事譯曰僧言天旱欲自焚以
求雨耳達魯花赤大稱讚命持牒上譯業別爲
一牒即易之以進覽畢判可僧不知也出門則
豪已積薪通衢數十人舁僧畀火中焚之然則
從來火化之妄惑往往如是矣
道家之教若徒以功行積滿白日昇天尚可以
誘人爲善即非柱下黃石宗旨吾不之責也彼
熊經鳥伸鍊形住世已自是貪生業障無益於

時而況於黃白龍虎之術房中采戰之方貪利無厭縱欲敗度以之求長生何異適燕而南向郢哉道家之旨清淨無爲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況神仙乘雲御氣下視塵寰縱有大藥點化山河大地盡成黃金亦復何益於身心性命而且必無之事也然世間固有一種癡人妄想甘受邪術所欺而崇奉惑溺至破家亡身而不顧者此又不如佞佛持素差覺安靜耳

吾友曹能始嘗言人雖極善然一入公門作否曹無不改而爲惡人雖極惡然一入佛寺作比丘無不改而爲善余大笑君但見其形骸耳不聞有不要錢提控及殺人放火和尚耶然此語誠有致不獨此也吾輩縱極高雅一入公門說公事便覺帶幾分俗惡縱極鄙俗一入佛寺看經啜茶便覺有幾分幽致士大夫不可不存此想也

天下僧惟鳳陽一郡飲酒食肉娶妻無別於凡

民而無差役之累相傳太祖湯沐地以此優恤之也至吾閩之邵武汀州僧道則皆公然蓄髮長育妻子矣寺僧數百惟當戶者一人削髮以便於入公門其它雜處四民之中莫能辨也按陶穀清異錄謂僧妻曰梵婢番禺雜記載廣中僧有室家者謂之火宅僧則宅處亦有之矣此眞所謂幸民也

先爲僧而後入仕者宋湯惠休唐賈島蔡京宋法崧也先仕而後爲僧者漢陽城侯劉俊南齊劉勰梁劉之遴張纘魏元大興唐圓淨南唐姚結耳宋饒德操佛印元來復見心也先爲道士而後入仕者唐魏徵盧程元張雨　國朝陳鑑也先仕而後爲道士者唐賀知章鄭銑郭仙舟宋李太尉也先爲僧又爲道而後仕者唐劉軻也先入仕懼禍爲僧道而後又仕者梁伏挺唐徐安貞也近時閩李贄先仕官至太守而後削髮爲僧又不居山寺而遨遊四方以干權貴人多畏其口而善待之擁傳出入髡首坐肩輿張

貴蓋前後呵殿余時在山東李方客司空劉公東星之門意氣張甚郡縣大夫莫敢與抗茵伏余甚惡之不與通無何入京師以罪下獄死此亦近於人妖者矣

趙普王旦皆宋名臣然旦於臨終遺命髡首披緇而普二女皆出家爲尼長號智果大師次號智圓大師其可笑如此

僧道拜太位者則唐懷義于什方葉靜能鄭普思尹悟宋林靈素元劉秉忠　國朝則姚太師廣孝邵太宗伯元吉陶少師仲文三人而已然廣孝爲佐命元勳功參帷幄蓋陸法和佛圖澄之流也雖拜太位而終身不娶妻不蓄髮晚年里居布衲錫杖蕭如也雖未成正果似亦得度世法門者邵陶皆以房中邪術取悅一時其品又在林靈素之下矣

世傳上中下八洞皆有仙人故俗動稱八仙云如所謂鍾離鐵拐韓湘子張果老之屬皆列仙傳採拾而强合之耳張果乃明皇時術士與羅

公遠葉法善同在朝非仙也獨呂洞賓者史傳所載靈異之蹟昭彰在人耳目想不可謂之全誣今世所傳純陽詩字甚多如朝遊北海暮蒼梧及石池清水是吾心者好事者竟爲之集但純陽唐人既舉進士又列仙籍而其詩乃類宋人口吻豈亦後人傳會所成耶不然既遺世高舉而又屢降人間若戀戀不忍舍者何也退之云我自屈曲住世間安能從汝求神仙此視純陽去而復來者過之遠矣

宋瑞州高安縣鄭氏女定二孃者臨嫁及并忽有彩雲披之升天州縣以聞立祠建廟祈禱輒應既而廉之則因與人通而孕父母醜之密售於傍邑而托詞惑衆耳無何新建有關氏者僱一婢訊之即仙姑也昌黎謝自然華山詩意亦可見不獨此也漢末張道陵避瘧丘社得呪鬼之術遂以符術使鬼療病後爲蟒蛇所吞子衡奔往覓冤不得乃生廢鴟足置石崖頂託以白日昇天至今歷代崇奉稱爲天師良可笑也

張道陵初以妖術惑衆治病者令出五斗米故世號米賊陵死子衡傳其道衡死魯復行之魯母有姿色出入益州牧劉焉之家以魯爲司馬後劉璋立殺魯母及家屬魯遂據漢中以叛後爲曹操所攻降魏爲鎮南將軍張之本末不過如此自晉及唐尚未有聞至五代遂稱天師歷宋元未有非之者據廣信之龍虎山金碧殿宇偃然爲世業矣我　太祖皇帝曰至尊者天豈有師也削之止稱眞人然以一品秩傳流後裔亦幸之甚矣眞人每入覲沿途民爲鬼眯所惱者悉往投牒所至成市聞其符籙亦有驗者故愚民信奉之也萬曆間京師大旱適眞人入朝

上命留之禱甫終不勞乃遣之則其伎倆亦與諺常黃冠一間耳

今天下有一種吃素事魔及白蓮教等人皆五斗米賊之遺法也處處有之惑衆不已遂成禍亂如宋方臘元紅巾等賊皆起於此近時如唐賽兒王臣許道師皆其遺孽而吾閩中又有三

教之術蓋起於莆中林兆恩者以良背之法教人療病因稍有驗其徒從者雲集轉相傳授而吾郡人信之者甚衆兆恩死後所在設講堂香火朔望聚會其後又加以符籙醮禳法邪捉鬼蓋亦黃巾白蓮之屬矣兆恩本名家子其人重意氣能文章博極羣書倭奴陷莆後骸骨如麻兆恩捐千金葬無主屍以萬計名遂大譟其後著三教會編授徒講學頗流入邪說而不自知既老病得心疾水火不顧顛狂逾年乃死此豈

眞有道術者而闖人惑之至死不悟也今其徒布滿郡城其中賢者尚與什百君子無別一二頑鈍不肖者藉治病以行其私好盜詐僞無所不有其與郊巫女覡又何別哉余十二西時見三教書心甚不然著論以闢之今亦不復記憶及既長入閩觀其行事益自負前言之不妄也

古有百家九流而今之行世者僅僅數家而止至於墨家縱橫家名家不惟不能傳其學亦不能睹其書矣戰國之時楊墨盛行及其後而楊

之言絕矣獨墨氏之教至往往稱與孔並即荀卿賈誼亦爾何其張也然自漢以來不聞有治墨家之言者豈況愛而忘親纖嗇而非儒不可適於世故耶縱橫之術自鬼谷子而後秦儀衍軫相尚爲高至於漢之侯公崩徹三國秦宓彭羕之徒亦其遺也唐末藩鎮紛爭說士間出若柏耆羅隱之流皆得闔捭短長之術而高者取世資下至不能保其首領亦所遇何如耳名家搏抗千古鑑察微芒耳目豈能皆眞毀譽易於失實不有人禍必有天刑談何容易是以君子不爲也

韓非曰自孔子之死也而儒分爲八自墨子之死也而墨分爲三噫今墨之三家既已失其傳矣而所號爲儒者又豈復八家之儒哉已之不正何以攻人

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孔子當時楊墨未興其所謂異端者不過鄧析少正卯之流耳至孟氏極口詆楊墨不遺餘力想得天下崇信一

家不亞今之釋道觀當時著書立論者動以孔墨竝稱可見矣當時老莊之言已滿天下而孟子不之及蓋以老子爲仲尼所嚴事非異端也漢唐而下莫盛於佛老然道教已非枉史之舊而世之惑溺者不過妄意神仙或貪黃白以圖利耳固無甚見解而亦不足辯也惟釋氏之教入人骨髓然彼之所談皆高出世界四大之外而排之者動以吾儒之粗攻釋氏之精如以羸兵敵強虜宜其不能勝而反熾其焰也二者之辯者也

外如白蓮回回色目及五閒三教等項然皆猥瑣庸劣無甚見解此又異端之重優而不足與

五雜組　卷八

四十